



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金刚经》 及赞颂残经译释研究*

崔红芬

摘 要: 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藏有武威新华乡亥母洞寺遗址出土的一批西夏文经卷, 本文对其中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西夏文刻本残叶 G31·009[6735]、G31·010[6736]、G31·011[6737]、G31·012[6739]、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G31·016[6748] 进行考证研究, 认为把这些残经笼统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欠妥, 这些残叶不仅有经文, 还有赞颂内容。希望此研究对深入了解西夏流行佛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武威 《金刚经》 赞颂 译释

1987 年 5 月在武威市新华乡亥母洞寺出土一批西夏文经卷和手抄文书, 共 34 件, 这批西夏文献内容丰富, 仅佛教文献就有 27 件, 其中包括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 写本《大千守护经中说五种守护吉祥颂》, 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净国求生礼佛盛赞颂》、《佛说百寿怨结解陀罗尼经》、《佛说调伏三灾经》以及集颂和咒语等, 这批佛教文献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 其中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残叶共有八个编号。

除了武威博物馆所藏的这八个编号的残经外, 在黑水城文献中保存有数量较多的汉文和西夏文本, 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献没有公布, 根据克恰诺夫编著《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初步统计共有 55 件, 从第 33-63 号皆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有写本-蝴蝶装、刻本-经折装和刻本-蝴蝶装等不同版式。^①克恰诺夫先生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没有做细致的描述, 具体情况到底如何我们仍不是很清楚。根据孟列夫的统计, 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 54 件, 分属 9 个不同版本, 其中 11 世纪下半期、12 世纪上半期、下半期、最后 30 年代和 12 世纪末版本各 1 件, 13 世纪初 4 件, 13 世纪上半期 3 件, 还有表明时间为 1167 年的 6 件, 1189 年的 35 件。^②甘肃敦煌研究院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G11·035[D.0669]、G11·036[B128:11]和 G11·037[B121:35-1-3]; 甘肃省博物馆藏有西夏文刻本、蝴蝶装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G21·037[13214]。^③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藏有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M11·006、M11·007、M11·008、M11·00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 M21·027[F6:W3]、M21·139[F19:W101]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

* 本论文为 2011 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项目号为 HB2011QR56。

① E.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278-288.

② (俄) 孟列夫著, 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4 页。

③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 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第 89~145、295~297 页。

若波罗蜜经》残叶 M31·001 (AE188 zhi27)、M31·002 (AE189 zhi28)。^①在宁夏文物考古所编《山嘴沟西夏石窟》中提到《金刚般若经集》^②,这是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其信仰有密切关系的经典。荒川慎太郎先生对俄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进行了比较研究,撰写有《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一书,^③荒川先生的研究主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编,首先对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研究现状、保存版本情况、西夏文本与汉文本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对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音韵、文法特点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部分是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颂疏的不同文本进行译释。但荒川先生的研究没有涉及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赞颂的内容。

本文欲对武威博物馆藏八个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西夏文刻本残叶 G31·009[6735]、G31·010[6736]、G31·011[6737]、G31·012[6739]、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G31·016[6748]内容进行初步考证研究。笔者认为把这些残经笼统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欠妥,这些残叶不仅有经文,还有赞颂内容。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通过对武威博物馆藏八个编号的残经进行译释,可以将其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以 G31·009[6735]、G31·010[6736]、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和 G31·016[6748]为一类,以 G31·011[6737]和 G31·012[6739]为另一类。

刊布者将第一类残经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笔者没有异议,下面只简单地分列一下不同编号的内容。其中 G31·009[6735]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2 面,高 19 厘米,宽 8.2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5 厘米,面 6 行,行 14 字。从 G31·009[6735]内容的译文可知,残叶出现品题“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和“一合理相分第三十”^④,但“一合理相分第三十”的内容并没有完,估计还残缺 2 折页的内容。在“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前还有两行经文的内容,比对鸠摩罗什译本,可以确定是它应为“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最后内容。根据经文出现的“分”题,且两个相连的“分”之间没有赞颂的情况,可以确定其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G31·010[6736]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2 面,高 19.8 厘米,宽 8.6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 行,行 14 字。^⑤残叶中仅出现“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但内容并不完整,而左残叶虽没有出现“分”题,但根据残存内容判断为“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

G31·015[6744]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5 面,高 19.5 厘米,宽 8.5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 行,行 14 字。^⑥从 G31·015[6744]内容的译文看,残叶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和“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的全部内容。

G31·013[6742]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5 面,高 17.8 厘米,宽 9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 行,行 15 字。^⑦通过释读 G31·013[6742]的释读可以知道,其内容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法会因由分第一”最后几个字、“善现启请分第二”的全部、“大乘正宗分第三”的全部和“妙行无住分第四”的部分。

G31·014[6743]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 3 面 18 行,高 20 厘米,宽 9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5 厘米,面 6 行,行 14 字。^⑧G31·014[6743]西夏刻本《金刚般若

①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7 册),第 44~69、166、239、293~308 页。

② 宁夏文物考古所编《山嘴沟西夏石窟》(上册),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293~296 页。

③ 感谢荒川慎太郎先生赠送他的博士论文《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2002 年),使我们对《金刚经》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④ 刊布者定名的“一和相义宝三十第”应为“一合相理分三十第”。

⑤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396 页。

⑥ 同上,第 405~407 页。

⑦ 同上,第 400 页。

⑧ 同上,第 403~404 页。

波罗蜜经》残叶没有出现品题，通过释读经文，可以确定它为“离相寂灭分第十四”的中间部分的内容。

G31·016[6748]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残存2面，高28厘米，宽12厘米，上下单栏，栏高23.5厘米，面5行，行15字。^①G31·016[6748]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没有出现分题名称，但结合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以确定其为“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上述六个编号的西夏文残经G31·009[6735]、G31·010[6736]、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5[6744]和G31·016[6748]属于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但根据刊布图版的字体、版式、内容等情况可以初步确定G31·009[6735]、G31·010[6736]和G31·015[6744]西夏文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为同一刻本，残经顺序的排列也要所有改变，即为G31·010[6736]+G31·009[6735]+G31·015[6744]。其中G31·010[6736]和G31·009[6735]两个残叶完全可以相互缀合在一起，G31·009[6735]的内容在后，G31·010[6736]的内容在前，缀合后残叶内容顺序为“无断无灭分第二十七”、“不受不贪分第二十八”、“威仪寂静分第二十九”、“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不完整，可以初步确定缺两个折页内容），再接下来应是G31·015[6744]“知见不生分第三十一”和“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等。另外G31·013[6742]、G31·014[6743]、G31·016[6748]则分别属于不同刻本。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最负盛名的大乘般若经典之一，它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根据不同译本，名称略有不同。《大正藏》中存有多种版本，有姚秦天竺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本（见《大正藏》第235号）、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译本（见《大正藏》第236号）、陈天竺三藏真谛译本（见《大正藏》第237号）、玄奘译本《大般若经》第九会，又名《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藏》第220号、隋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藏》第238号和义净译本《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见《大正藏》第239号等。在诸多译本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最为流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指以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著，超越生死而达到永恒安乐的归宿。

我们知道，鸠摩罗什译本最初并没有三十二分，那么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从何时开始？一般认为是梁昭明太子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载：

此经乃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分三十二分者，相传为梁昭明太子所立。尤译本无，又与本论科节不同，破碎经意，故不取焉。今注一本天亲等论。取其意而不尽用其语。以其语深难便初学故也。^②

达照在《〈金刚经赞〉研究》中认为《金刚经》的“三十二分”在晚唐才出现。^③学界虽对昭明太子三十二分之说持不同观点，但此经却被分为三十二分本，而且这一版本也传到西夏，以汉文和西夏文形式流传开来，从出土的佛经看，西夏境内流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以三十二分本为主。三十二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在俄藏黑水城汉文和西夏文佛经文献都有保存，经文前有启请文、真言和发愿文等。例如俄藏汉文TK-1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正文前面依次为《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虚空藏菩萨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云何梵》和《发愿文》，下接经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有小字“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下面是被分为“三十二分”的经文，经文结束处有尾题、方印及“大夏乾祐二十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宫皇后罗氏谨施”。^④俄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56号、西夏特藏第386号、馆册第101号）兰布软封面只剩一半，

①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408页。

② 《大正藏》，33册，第170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第228页中栏。

③ 达照《〈金刚经赞〉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④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9~309页。

大坚固力得 何云经典于 最终彼岸到

翻译如下：

……若人受持《金刚经》，故□□□□□□□□真言，然后请八金刚、四菩萨名号，所在之处常拥护也。

净口业真言

修利修利 摩诃修利 修修利 莎婆訶

镇（安）土地真言

南无 萨满多 没驮喃 唵 度嚧度嚧 地邪 莎婆訶

普供养真言

唵 誚誚喃 三婆缚 哇啰啰 吽

请八金刚

奉请 青除灾 金刚

奉请 辟毒 金刚

奉请 黄随求 金刚

奉请 白净水 金刚

奉请 赤声 金刚

奉请 定灾除 金刚

奉请 紫贤 金刚

奉请 大神 金刚

请四菩萨

奉请 金刚眷 菩萨

奉请 金刚索 菩萨

奉请 金刚爱 菩萨

奉请 金刚语 菩萨

持经梵音^①

金刚不坏身 何云长寿得^② 复以何因缘

得大坚固力 云何于经典 最终（究竟）到彼岸

通过译释我们可以确定其内容为《金刚经启请》（不全）、《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持经梵音》等，后面内容残缺。《持经梵音》在俄藏黑水城汉文本译文“云何梵”。类似结构的内容在敦煌出土佛教文献和房山石经中也有保存，如 P3325 号《梁傅大士颂金刚经》^③、上图 004 号《梁傅大士颂金刚经》和房山石经《梁傅大士颂金刚经》。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流行的各种传本中，经文前面有《金刚经道场前仪》并带有“奉请八金刚”、“四菩萨”的非常普遍。

方广钊先生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卷有深入研究，他提到在敦煌有些写卷在卷首或卷末附有《金刚经陀罗尼咒》、《启请八金刚》、《四菩萨文》、《大心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大身真言》等。^④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本与敦煌写卷所保存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面真言的内容还不尽相同。根据敦煌出土“金刚经赞”和房山石经的《梁傅大士颂金刚经》内容判断，G31·011[6737]号残经前部分基本符合《梁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格式，但 G31·011[6737]首尾、正文内容皆残，我们还不好做最后定论。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刊布者介绍 G31·011[6737]残叶时提到残叶“面 6 行”，我们仔细分析这残存 3 页的残片，其实每折的残叶是“面 7 行”，不是面 6 行，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继续探讨。

2、G31·012[6739]西夏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叶，经折装，土黄麻纸，首尾皆残，残存 2 面，高 19.5 厘米，宽 9 厘米，上下单栏，栏高 17 厘米，面 7 行，行 12 字，页面上半部为西夏图表。^⑤现录文并翻译如下：

①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译文“云何梵”。

② 俄藏黑水城汉文本译文中“云何得长寿”一句在“金刚不坏身”一句的前面。

③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第 23 册，第 191-194 页。

④ 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此书出版社 1999 年，第 682 页。

⑤ 宁夏大学等编《中国藏西夏文献》（第 16 册），第 399 页。

G31·012[6739]上半部为西夏图表内容及翻译：

𐽀𐽂𐽃𐽄 一证信序

𐽀𐽂𐽃𐽄 二 二发起序二

𐽀𐽂 一戒

𐽀𐽂 二定

𐽀𐽂𐽃𐽄𐽅𐽆𐽇𐽈 四 如文分第二 四（下面双行西夏文为：𐽀𐽂𐽃𐽄 𐽀𐽂？天官问答依

天？）

𐽀𐽂𐽃𐽄𐽅𐽆𐽇𐽈 二 一善现请问二

𐽀𐽂𐽃𐽄𐽅𐽆𐽇𐽈 一威造佛颂

𐽀𐽂𐽃𐽄𐽅𐽆𐽇𐽈 二问言如生

G31·012[6739]下半段内容如下：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如来涅槃日 娑罗树双间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阿难忧烦生 悲恸声不止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优波言所问 经首何言滞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是如闻 经有 万代永愿传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尔时世尊食时衣穿钵持舍卫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大城内入食乞此城内次依食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乞终及本所已还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食饮已訖钵衣 藏贮脚洗毕及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坐毡所展其上所坐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善现请问分二第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时尊（长）老须菩提大众中处坐所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已起左肩□□右膝地着掌合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恭敬佛之言说稀有世尊如来

𐽀𐽂𐽃𐽄𐽅𐽆𐽇𐽈 𐽀𐽂𐽃𐽄𐽅𐽆𐽇𐽈

诸菩萨之念护善诸菩萨之语

翻译如下：

如来涅槃日 娑罗双树间

阿难生忧烦 悲恸声不息

优波所问言 经首滞何言
如是闻有经 万代愿永传

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已还本所。饮食已讫，收衣钵，洗足毕，坐在展开毡上。

善现启请分第二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从座已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语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语嘱诸菩萨……

通过释读 G31·011[6737] 和 G31·012[6739]残叶内容，若将这两个编号残经定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为不妥的。那么他们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最初罗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没有真言，而在敦煌出土的《金刚经颂》前则有相同内容。达照利用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和房山石经等对《金刚经赞》的流变演绎过程进行探讨研究，他把出土文献分为早期诸本，即 P.2039 背、F.323、P.2277；中期诸本，即敦 369 背、P.2629 背、国图 4447、国图 4446 背、国图 4446、国图 4447 背、S.4105；后期诸本，即 P.3325、上图 004、S.1846、S.3373、S.4732、S.5499、S.5699、P.2997、P.4823、P.2756、S.110、P.2286 背、P.3094 背、房山石经本。达照对中期《金刚经注颂释》几种写本的分析，寻找出《金刚经赞》由“赞”到“颂”的发展轨迹，确定了中期传本在《金刚经赞》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并总结出《金刚经赞》的最初创作是没有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原文的，有很大随意性。后来依据《无著论》又分别找到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原文与之相对应。与此同时，又根据佛教的义理，对《金刚经赞》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修改，越到后来，修改的地方就越多，传本的内容和形式也就越复杂。^①在后期诸本中又出现“《金刚经》道场前仪”和“三个真言”。^②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残叶内容非常接近敦煌出土中晚期《金刚经赞》的结构，这充分说明敦煌本、西夏文本、房山石经本《金刚经赞》的流传是一脉相承的。

G31·011[6737]西夏刻本残叶内容为“金刚经启请”（西夏文今存内容，而题目缺失）、“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和“云何梵”的内容。根据俄藏汉文和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并结合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些《金刚经赞》内容可以判断，《金刚经启请》、《净口业真言》、《安土地真言》、《普供养真言》、《请八金刚》、《请四菩萨》、《持经梵音》和《发愿文》等内容既可以加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前，也可以加在《金刚经赞》的前面。

荒川先生的博士论文《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2002 年）附录中有一部影印本《金刚般若经颂》（残叶）的结构与武威博物馆藏 G31·012[6739]号残经的结构和版式是一致的。荒川先生提供的影印件《金刚经疏颂》（西夏特藏 386 号，馆册第 7580 号）^③也并不完整，有《请八金刚》（残）、《请四菩萨》、《持经梵音》和《发愿文》的内容，后面是用图表解释经文内容。根据荒川先生提供的影印件，可以知道 G31·011[6737]残经缺《发愿文》和后面其他内容。

据编号为 G31·012[6739]残叶下半段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文前为五字一句的颂文，颂文后面接“法会因由分第一”和“善现启请分第二”的内容。在《金刚经注解》中有智者十二颂的内容，但这十二颂又与房山石经本《金刚经注解》不尽相同，而查阅 G31·012[6739]的颂文内容，却与房山石经本、P.3325 号和上海图书馆藏 004 号等《金刚经注解》中智者颂第一首基本相同，其智者颂文是：

如来涅槃日 娑罗双树间
阿难没忧悔 悲恸不能前
优波初请问 经首立何言

① 达照《〈金刚经赞〉研究》，第 60 页。

② 同上，第 62 页。

③ 荒川先生提供的影印件（《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附录第 42-82 页）正好是克恰诺夫《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经文献叙录》的第 56 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依据影印件可以确定克恰诺夫的定名存在问题。

佛教如是著 万代古今传^①

可见，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本 G31·012[6739]下半段内容为智者颂文，后接佛经第一分、第二分的内容，武威藏西夏文本与敦煌、房山石经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因为仅刊布一残叶给我们判定具体内容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么所谓残叶上半部分图表是什么内容呢？结合残叶下半部分的内容，分析上半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判定上半部分应是科判或称科文。

科判即分析章段，为了方便解释经论而将内容分成数段，再以精简扼要之文字标示各部分之内容。科文，又作科章、科节、科段、分科等。科目全部以图示者，称科图。《佛光大辞典》载：

科文，释经论，分科其文句之段落者，是由秦之道安为始，知一经之大意不可缺。文句一曰：‘古讲师俱敷弘义理不分章段，若纯用此意，后生殆不识起尽。又佛说贯散，集者随义立品。……天亲作论以七功德分序品，五示现分方便品，其余品各有处分。昔河西凭，江东瑶，取此意节目经文，末代尤烦，光宅转细。……昙鸾云：细科烟扬，杂砾尘飞。盖若过若不及也。’^②

《佛光大辞典》对科文也有详细记载：

（科文）一般系将经典区别为序分、正宗分（本论部分）与流通分（说明该经之功德而劝人流通之部分），称为三分科经。将一经分成三部分之作法，在印度始于《佛地经论》卷一，在我国则始于苻秦道安之时。序又分为二种，即：（一）通序，指从“如是我闻”至该经所举听众之经文部分（如“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云云），乃共通于一切经典之体裁。（二）别序，指通序下之经文，依各经而异。又通序乃是使众生起信之部分，故又称证信序；别序则为述说该经因缘之部分，故又称发起序。然依善导之主张，“如是我闻”四字才是证信序，以下则皆为发起序；而发起序之中相当于通序之部分，称为“化前序”，以上三者合称三序。通序又分六成就，即信（如是）、闻（我闻）、时（一时）、主（佛）、处（在……）、众（与大比丘众……）。所谓成就乃指在每一句子里面，完全具备欲说之内容而言；佛教认为佛经之通序必须具备上述六个条件。此外，亦有将主、处成就合一，而称为“五成就”者；亦有将闻成就分为我、闻二成就者，则为七成就。科文之法虽有其功能，然因过于复杂，难免受到非议。^③

科分经文，至刘宋而益盛，其详情不可知。然其最知名之人，为释法瑶。法瑶为《涅槃》、《法华》科分章段。至若科判，则亦时愈后者分愈密。《金刚般若经》文本少，而相传梁昭明太子分为三十二分。^④

G31·012[6739]号残经内容符合佛经科判的要求和内容，把其藏经定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妥，这是用科文或科图解释佛经，结合经文前面又有颂文，本人认为应将其残叶定为《金刚经疏颂》。

讲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去仔细分析和比对编号为 G31·011[6737]和 G31·012[6739]的残叶的版式、字体等，这两个残叶皆是面 7 行，比对荒川先生提供的俄藏黑水城相同结构的残叶的影印件，我们可以初步确定 G31·011[6737]的内容是 G31·012[6739]《金刚经疏颂》前面的内容，这两个残叶应是同一个刻本，定名为《金刚经疏颂》。

武威博物馆藏西夏文本《金刚经疏颂》与敦煌晚期《金刚经赞》都有《〈金刚经〉道场前仪》和三个真言，这与密教流传和佛教佛事活动兴盛有着密切关联，做佛事活动离不开设置道场和各类佛教活

① 达照《〈金刚经赞〉研究》，第 80 页。

② 丁福保《佛光大辞典》，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 年，第 1705 页。

③ 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辞典》，佛光出版社 1988 年，第 3923 页。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395~396 页。

动。随着密教的发展和佛教世俗化的深入，密教的经咒在西夏境内流行，尤其藏传密教的经典在西夏文献中大量存在，并被翻译成西夏文。受到密教宣说的影响，人们认为密教的咒语虽然短小但功效很大，却有无尽的法力，高深莫测，其功效甚至超过本经数万倍。大量陀罗尼的出现是河西地区佛教发展的总趋势，经咒流行与密教的发展和宣说密不可分。同样经咒流行也与当地民族因素和人口文化素质有密切关系。河西地区民族杂居，很多信众文化层次较低，且他们还要每天忙于生计，对于这些人来说，记忆冗长经文非常困难，或没有充足时间，而经咒短小，通过别人口授容易背诵下来，并有本经万倍功效，人们自然更乐意接受。为了适应民众诵经念咒的需要，西夏刊印的佛经前大都加进密咒，诵正经前，先诵佛咒，甚至很多陀罗尼还独立成篇，单独流行。受密教影响，经文前增加陀罗尼。自晋到唐随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断被翻译而在中土广为流行，在流行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和发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前已经加进一些咒语和道场仪的内容，人们希望把读经颂咒和佛教佛事道场活动结合起来，以此给自己、家人或国家带来无尽的功德。西夏文《天盛律令》卷十一“为僧道修寺庙门”规定了剃度行童为出家僧的条件，其中要能诵经颂十一种，番羌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文殊真实名、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圣佛母、守护国吉祥颂、观世音普门品、竭陀般若、佛顶尊胜总持、无垢净光、金刚般若与颂全。汉之所诵经颂：仁王护国、普贤行愿品、三十五佛、守护国吉祥颂、佛顶尊胜总持、圣佛母、大□□、观世音普门品、孔雀经、广大行愿颂、释迦赞。^①把《金刚般若经》及其颂赞作为剃度番羌行童必须要诵读的经颂，可见，密教对此经的重视。

综上所述，在甘肃省武威博藏西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经内容比较丰富，既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有《金刚经疏颂》，根据其内容不应一概定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限于材料，本文对此仅做了初步研究，希望待俄藏黑水城西夏文佛教文献刊布以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石家庄 050024）

^① 史金波等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404~405页。